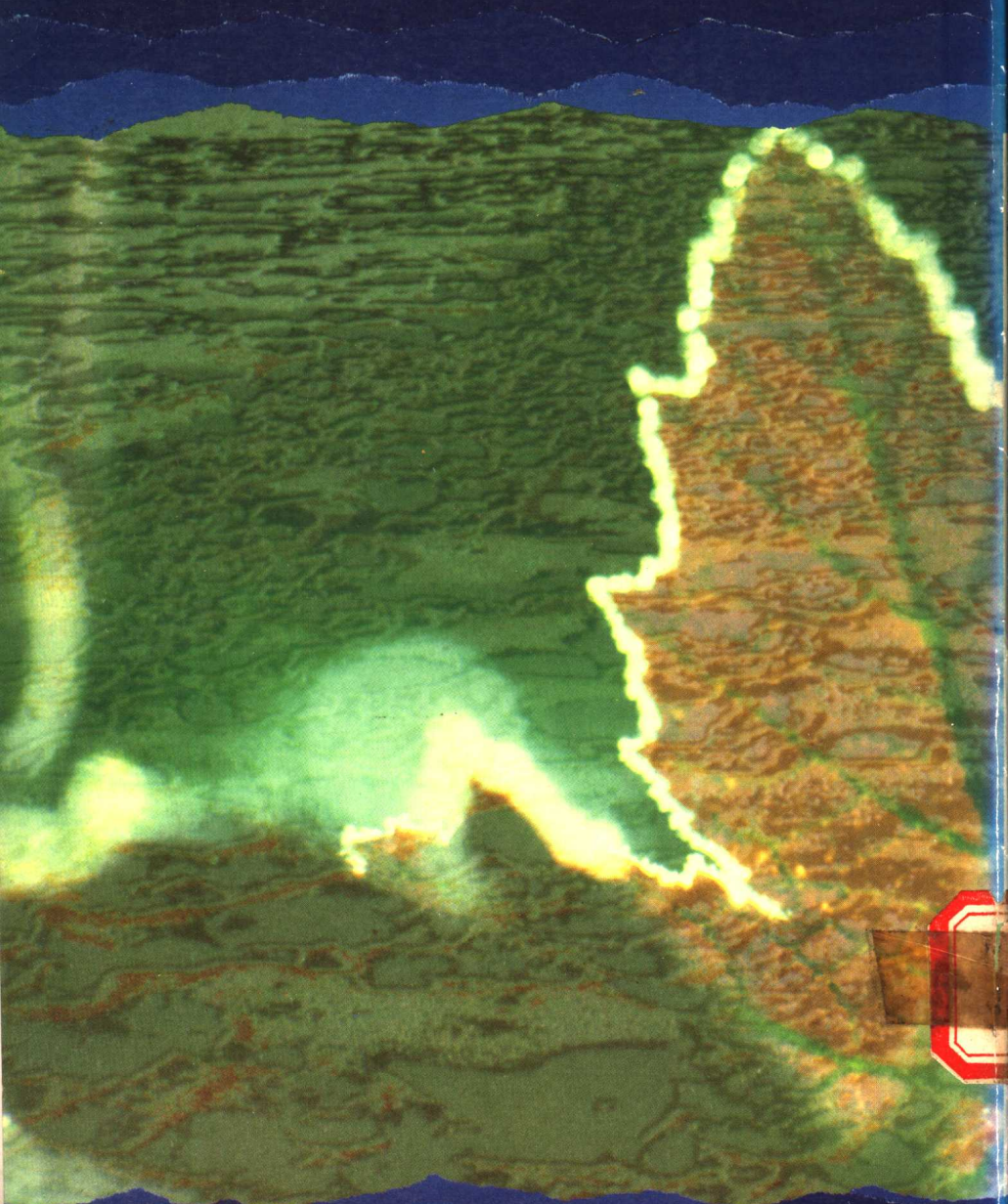


海外文叢

# 葉子·破冬



OVERSEAS CHINESE WRITERS SERIES

海外文叢

# 破冬

葉子著

三聯書店香港分店

海外文叢

策劃：蕭滋

執行編輯：潘耀明

破冬

責任編輯：蔡嘉蕓

裝幀設計：圓意設計

封面攝影：高志強

版面設計：馬健全

正稿製作：廖遠明

書名：破冬（海外文叢）

作者：葉子

出版發行：三聯書店香港分店

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

JOINT PUBLISHING CO. (HK)

9 Queen Victoria Street, Hong Kong

印刷：藝光印刷有限公司

香港黃竹坑道四十八號八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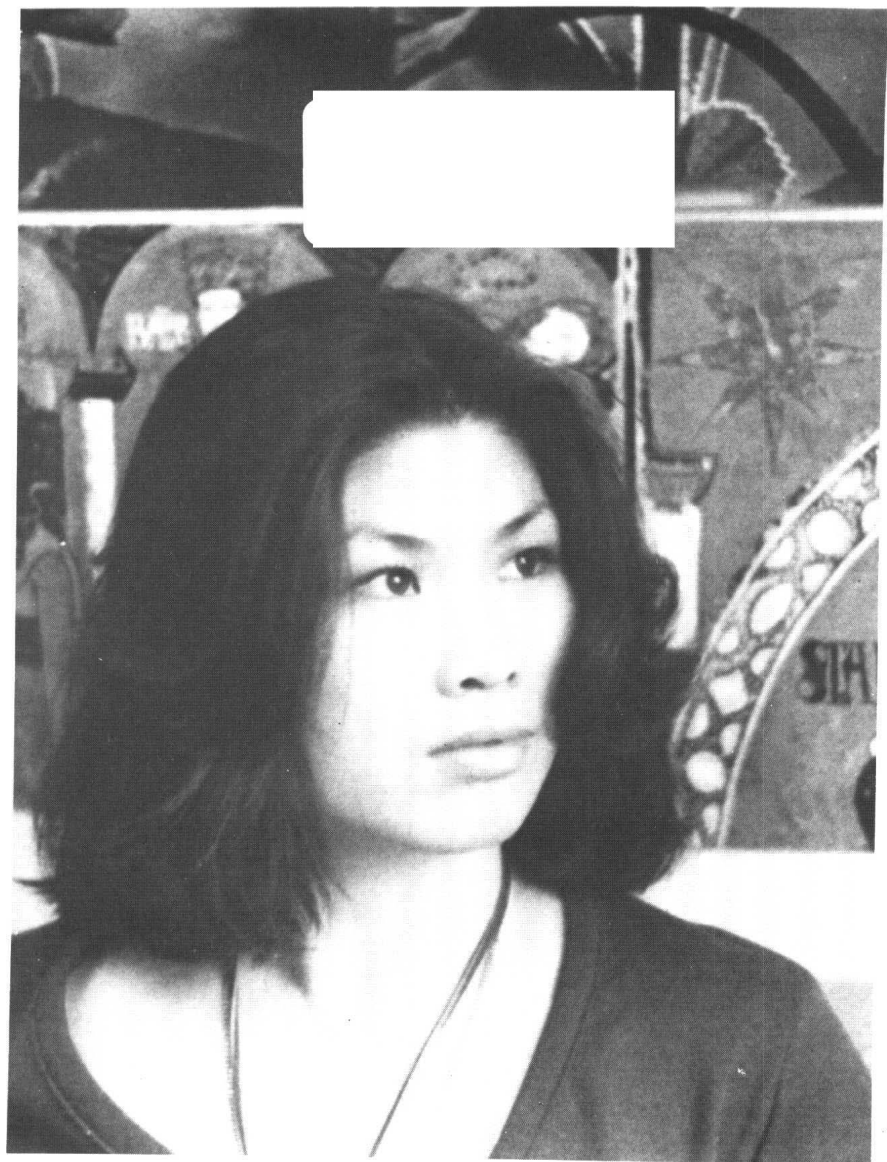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：一九八五年十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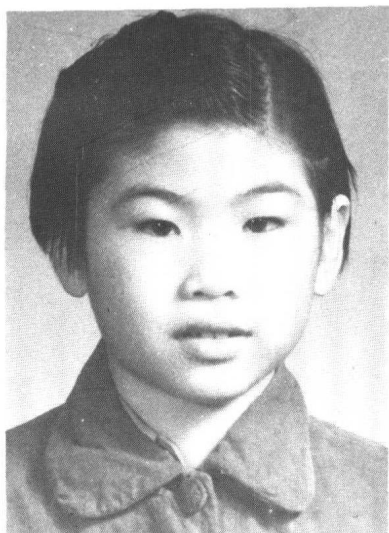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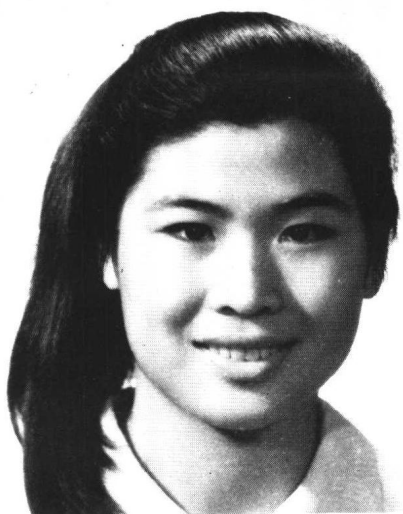
國際書號：ISBN 962 · 04 · 0408 · 4

規格：大三十二開（210×137mm）一五二面

©1985 Joint Publishing Co. (HK)

Published & Printed in Hong Ko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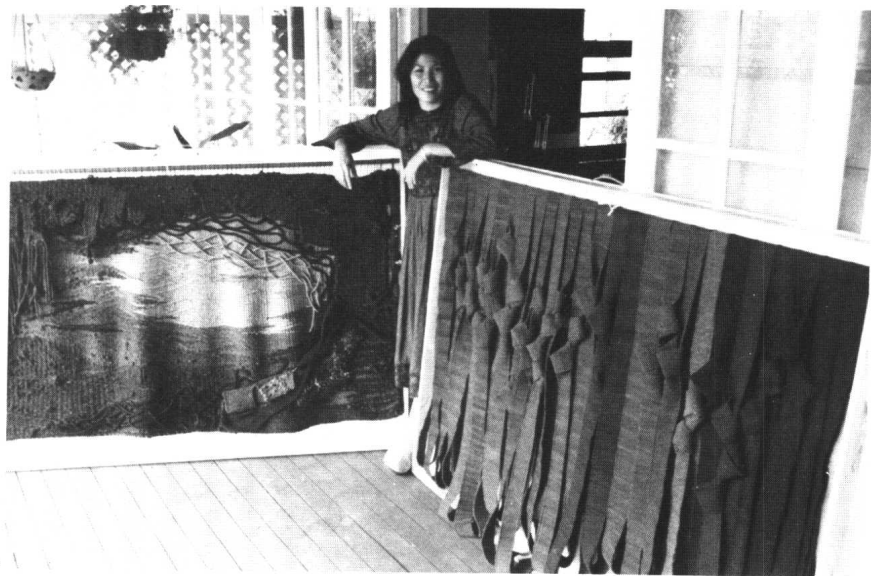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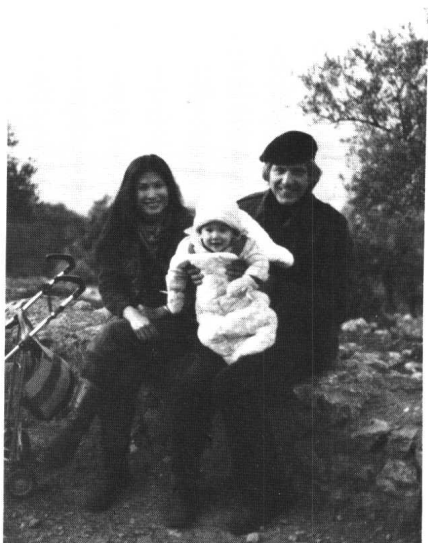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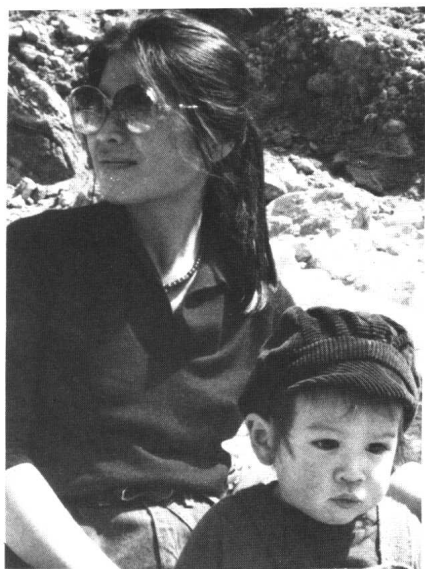




• 十歲(1959年)

：大學時(20歲)

。與丈夫瑞克在澳洲家中(1981年)



- 一家三口在馬約加島家居附近
- 與一歲大的兒子在西班牙(1984年)
- 與兩件訂做好待寄的作品合照



肝在二付五兩筋上，咬破嚙嚙不喝苦飲。於是時略我。  
我睡開眼，但沒有動。  
我從手就沒這心切心一咋清是一隻山叫之聲音，很闊而正是老  
關風氣感則響於新鮮。我也和之動一微振着筋梢上的鳥，似乎  
覺得牠也和我一樣，想與牠的性情像絲絲相吸着，她正有倦意，  
但耐欠了，便覺全身有疲乏之感，肌肉、手足、手足都軟了，下午，我  
以為，我對付什麼事？忽然間，我想起了一隻所住的聲音，像一  
陣風吹，又像她正吐嘈嘈的向我，因我報出一些悲傷的心意，  
那鳥現在二有二隻鳥上樹上，於是我就從半醒的情勢中醒过来了，時  
這聲子起來，至晚臨之末一下，又得自由活快記下了。

忽然而，我從床上跳起來，解在似乎受驚一二骨碌一飛往花  
邊一處去，飛去了。這時，我覺得愉快，整日下午，若是有閒暇的  
說，也釋放了。我想，然之乎？好發吧。

然如書建議這字路一大樹上，有個暖餐院，那，正坐在西利  
之人聞之，我把他的大折扣時間都花在這報上，此外一邊吸烟，一邊

- 在西班牙傍山的一古鎮
- ：手迹

# 目次

1 自序

## 第一輯

5 旅途

11 陽關十年

15 一種黃昏

20 長情默默

26 閒閒的人生

34 與兒把話

40 冷冷遲音

45 三聲不盡唱

## 第二輯

55 希臘六音

|       |      |  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|--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138   | 137  | 130   | 112 | 102 | 87  | 78  | 68               |
| 葉子的著作 | 葉子小傳 | 且爲戲中人 | 破冬  | 一把笑 | 堂上回 | 第三輯 | 千年陳萬年香<br>也話「潑生」 |

# 自序

每天早上都要吃一盆煮麥片，日子過得好好的。吃了好久以後，有一天，忽然發現，麥片淺煮得還看得見一顆顆麥粒時更好吃。可是，每天麥片總是他煮的，說了幾次以後，沒改變，便只有繼續吃下。何況人生並不只有吃麥片一件事，也就罷了。每天早上，還是吃一盆不怎樣的煮麥片，日子也還是照舊過得好好的。

似乎人生本來就是一場妥協着演出的戲，問題在知情地妥協？還是不知情地妥協？妥協得難過？還是妥協得平平樂樂？當然根本沒有妥協的想法，也就根本沒有要掙扎的動機。而多半人的生活便是深深淺淺妥協裏的哀哀樂樂。

我是不愛把什麼事都一本正經看得很嚴肅的人，（雖然我的「中國根性」已經使我的生活處事態度，在外國人世界中相對地顯得相當謹慎。）就連寫作也逃不了這種傾向，雖然也常常很挑剔自己，可是還是兩年下來，才積了手邊這些文字，一些小小人生裏的哀哀樂樂。也許東西小，可是寫時的心不小，尤其像我這樣寫得慢的人，常常是筆跟不上心，便有力不從心的感覺。

1  
這麼多年來活在海外，幾乎到了難得說自己語言的地步，於是寫作不僅只是表面上的白紙黑字，我說我感、你看你覺的東西，骨子裏，實在是苦苦盤附着自己母國的一腔情和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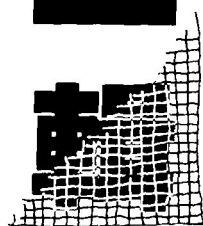
最近，日子裏又增加了一點新喜樂。整天對一歲點大的兒子用誰也回不了嘴的中國話嘰呱叫，才真覺得中國話說來真叫人痛快。（中國語言實在是個很痛快的語言）好久沒這麼理直氣壯了。

一九八四年初夏 西班牙 馬約加島

第

一

卷





# 旅途

5

一個清冷陰冽的冬日午後，我隨着一股人潮，從一長排並着肩才到站的公路車流出站台。大部份的人，只是下車來抖抖身子，就是在鬱冷的空氣中，無聊的晃晃也好。我可是決意不搭直達車的，就是再簡陋的平快火車，也似乎更能給我一種旅行的安然感覺。大概是迷戀火車那種有節奏、持續不變的轟隆聲吧，堅冷無情的鐵軌，總給我一股冥冥方向的力量。

頃刻間，賣茶葉蛋、熱包子、橘子等的婦人、小孩已圍了一圈。他們粗簡的裝扮、哀愁的面容，加上嘶啞的叫賣聲，教我不着意地便由心底浮起一種本能的厭煩。還是走了好，趕快走出這一圈人潮，走出這個閉了眼也可捉摸出平凡景象的家鄉，走出陳舊的過去。

不多久，我已坐在蘇澳北上的平快車廂的一個角落裏。一整個早上的崎嶇顛簸，酸麻的股背一時才舒服些。車廂裏的乘客還不多，前面的幾個背影，正呆呆地側頭望着窗外的月台，幾個殷勤的小販，正趕着步子跑前來。我輕吁了一口氣，抽出提袋裏的一份報紙，也呆呆地，却是往窗外另一邊白茫茫的天空望去。兩旁站台的黑沈屋簷，窄窄地把天空迎風切成一條灰長帶，好生陰鬱的樣子。

開車的時間快到了，我幾乎急切地盼望着火車開動起來。好像反而動了可以教我心靜些，把眼前不得不看見的一切都順理成章地丟出腦後。

就在車子一開始震動時，我身後的車廂門刷的一聲，忽然又開了，一股冷風直灌入我後頸項，把才舒展一些的心情又弄煩了。便有點怨意地望着跟着進門來的一對年輕男女。

男子一頭雜亂的短髮，青灰的夾克敞着，露出一截暗黃結實的前胸。襯衫像是不管事地縮在兩邊，袖口連夾克一起捲了一道，配上窄窄的瘦腿褲，一副道道地地鄉下小工的樣子。女孩是個學生樣，一件暗紅毛錢外套，倒很合身、體面地襯出她短髮下的臉龐，一份細緻的秀氣。一人一個粗賤的尼龍背包，在我斜對面，唏唏嗦嗦地坐了下來。男子迫不及待地，掏出一枝香烟，歪着頭，點燃起來。

我皺了一下眉，正是不喜愛的庸俗面容及動作。女孩雖然較討喜，但也不過是較體面文雅些，而且根本還是中學生樣子。我心底夾着一絲不滿的失望，便又把目光投到窗外一片片倒退着的秋收後的荒地，和零亂錯落的破敗的瓦房，一種寂寞、悲苦的空氣漫淹着。

忍不住地又想起回家匆匆兩天的光景。似乎一直很小心，又很是客的感覺。丟下一句希望父親壽大部份出國學費的話，就一直沒勇氣問他打算如何籌法。燈下父親油黃的臉，帶着似是興奮的笑容；還要多久才辦好手續？敏感地聽來，却像是問：還有多少期限好籌錢？母親則靜靜地伴在我們之間，生活向來是由不得她做主的，日子對她只是無盡的期盼和憂喜。

自己上了車後，望着窗外父親鴨舌帽下的一絲苦笑。他生硬地搖了搖手臂，便低頭避開人潮，踱到對街燈桿下擺着的腳踏車邊，立望着，等着車開。矮伶伶的身子，被灰空、灰屋、灰色的人羣壓着，似乎只剩下身上的那麼一點藍可辨識。知道昨夜，父母不得好睡，總是在夜深後，兩人在床上才深深切切地商談着。我們四個孩子，就這麼被夜夜商談着上學、長大、成人。然後我要走了，走得遠遠的，丟下一份更傷情的憂和苦。不能再想了，我強迫自己把目光投在膝前攤開的報紙上，一片觸目驚心斗大的字，就像一串槍子在人心底，無止無盡地炸開，氣猛猛地。總是惹人不安、不快的消息多，此刻在我眼裏，人生就成爲一連串止不住唏噓的無聊和荒涼。總有比較溫柔可親的事吧，不用知道，只要相信便好。副刊版面，早上已看過了。無奈地，

我閉起眼，有點傷亂地縮在角落裏。腦子却免不了湧起對面那一對看來正是庸俗人生顯照的年輕男女。

是一對戀人？學生樣的女孩對那粗俗的工人是太純淨了些，更何況看不出男子有任何溫柔親愛的迹象。年輕戀人，即使再有顧忌，在這陌生冷清的二等車廂裏，也總該有點放肆的樣子；那麼是兩人吵了架，却又瞧不出時下典型的嗔怒、氣憤的表情；要不就是女孩初戀式的一廂情願，若是如此，又免不了爲她無知的愚蠢惋惜，竟看上那麼一個平凡的工人；再來就是男子有什麼特別的權利關係或性格，使得女子甘心追隨……這麼跟自己玩遊戲般的一路想下去，忽然使自己心情輕快有趣了一些。偶而也便睜眼有意地瞥他們一眼。

女孩一直側臉望着窗外，却感覺得出她不在看風景，只是有點悽然似地空望着。小巧的鼻頭下，抿着一雙溫厚的唇，兩手抱着膝前的尼龍袋，露着一份謹慎。男子兩腿張得開開的，佔了大部份的座位，皺着眉，細小的三角眼幾乎埋隱在一片翻騰的烟霧中。粗短黑黃的手指，更叫人看了不快。他似乎無視身邊的女孩，只一勁兒專心地抽烟。

看他敞着的胸，叫我打個冷噤。可是漸漸湧向我來而後靜止在空氣中的烟霧，使我忍不住地探身想打開車窗。笨重陳舊的玻璃窗却很不容易打開，我拚命試了幾次，指尖感覺一陣冰冷的麻痛，臉都窘紅了，窗戶還是紋風不動。喪氣地跌回座位中時，似乎瞥見女孩輕輕推了推那男子。他按熄了烟頭，走到我身邊，用手掌撞了撞窗沿幾下，拍的一聲，便把窗子給打開了。我有點遲疑地低說了一聲「謝謝」，心裏倒想着，還不是他的烟味使我不得不在冷風中開窗，這一想，連說謝謝都顯得多餘，倒是對女孩的細心加了一份好感。才這麼付量着，火車忽然轟隆隆地衝入隧道，一陣濃濁的空氣，迎面撲來，我又本能地跳起身，掙扎着把窗戶叭噠一聲關下。不敢側頭，他們一定想我這女人莫名其妙地反覆無常吧。我一想，更加懊惱起來，打定主意不再理會他們，便急急又閉起眼來。

啊，對了，他們可能是兄妹或親戚什麼的，一定是的。我又接着想起來，忍不住地爲自己散漫無聊的心思覺得可笑。

說什麼……你可以走最好了。到美國去，這麼好的機會……男子有點粗魯地說。

女孩似乎又接着囁嚅了幾句。

我一個人怎麼不可以？還不是從小把你帶大？有美國人要幫助你讀書最好啦。當然如果不是因為你那教會學校介紹，我也不會答應你去啦……

女孩似乎有點急了，聲音也調高了些。

不是啦，不是我不喜歡去，他們實在很好，可是我還是有點怕，你又一個人……

沒什麼好驚啦，你又聰明，英文也學到了。像我這樣連國語都說不好，才沒用。你校長和我談了好多次，我是不知道你會什麼，可是校長說你有天才，不去很可惜……沒錯啦，跟我是沒什麼用……

可是我一走，你什麼人都沒有了，我也是一個人……我其實可以上高職，要不然以後也可以上師大，你就不用做這麼多的工……

我好奇地偷窺了他們一下。短髮遮了女孩半邊臉，低着頭說的。

男子倒是定定地望着他伸展在對面椅座上的一雙腿。我忽然發現他凹凸的眉宇間揉着一團柔和的情愫。

不是我怕做工賺錢，就是你要上最貴的私立大學，我也沒關係……本來我也不知道應不應該讓你去，也是怕你一個人……我是沒讀什麼書，你愛讀書，讀了什麼博士的才好……

我心底湧起一股熱。腦海裏浮起父親疲憊的一張臉，不也這麼說過。從懂事起，就聽着父親這些話長大，却是畢了業，離了家，只顧忙着自己出國的事，錢的問題一向是父親的事，又怎沒想到一家人籌了這筆錢以後的日子，就只是一心一意地想去，非去不可，而且越快越好。

……有機會出國唸書，就是一家人再清苦些也是一定要幫你的……，可是沒說的是：我們年紀大了，實在捨不得你一個人跑那麼遠。而清晨父親推着腳踏車伴在我身旁，默默地走在濛濛的寒氣中，不時倒抽着鼻息，又輕微地換着氣；不時側過頭來，好像表情僵滯地望望我，又望回前方清迷蒼涼的柏油路。其實不是說了嗎，